

慷慨激昂的诗歌武侠 豪迈奔放的江湖大戏
绝美无双的武功招式 自成一派的诙谐文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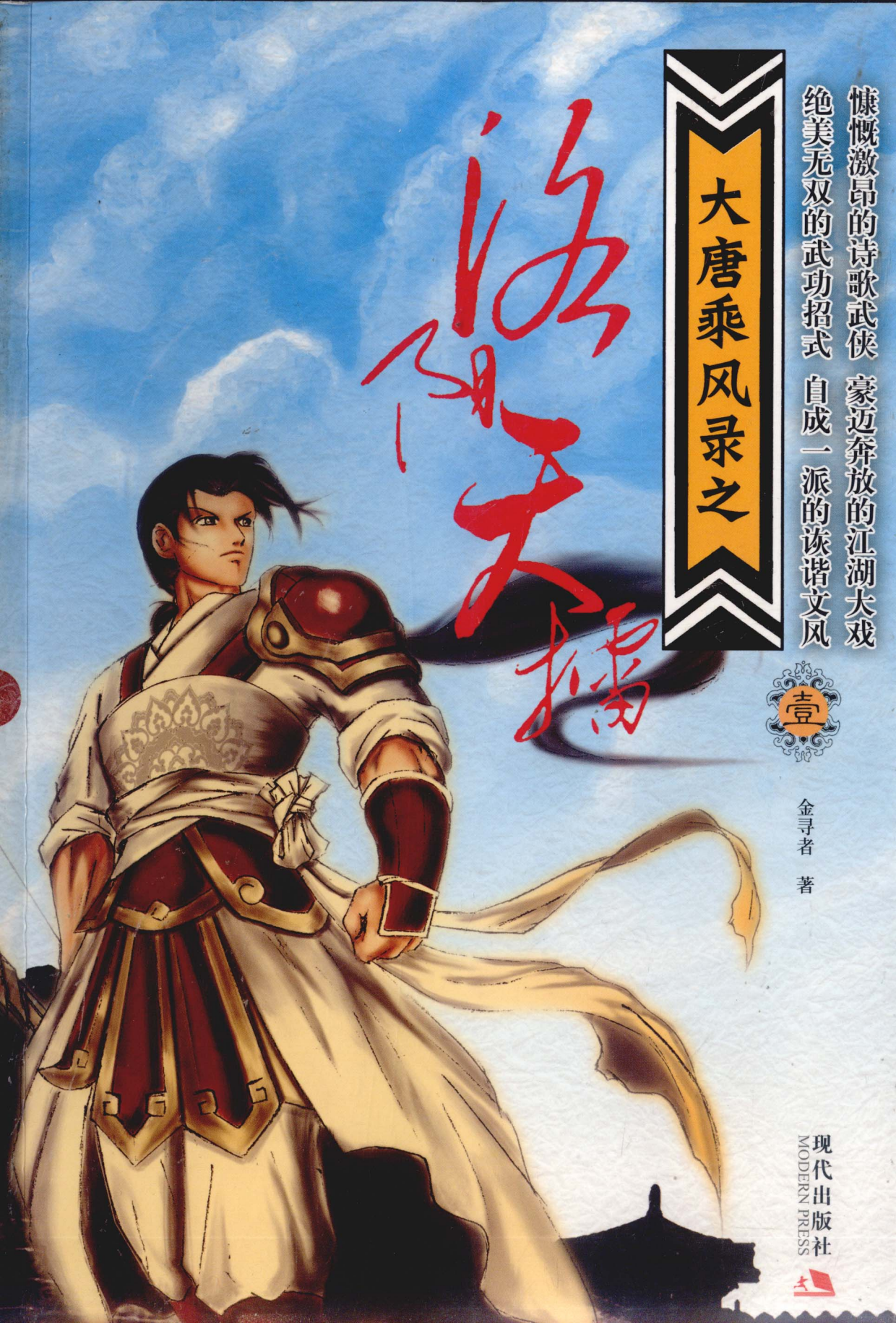
大唐乘风录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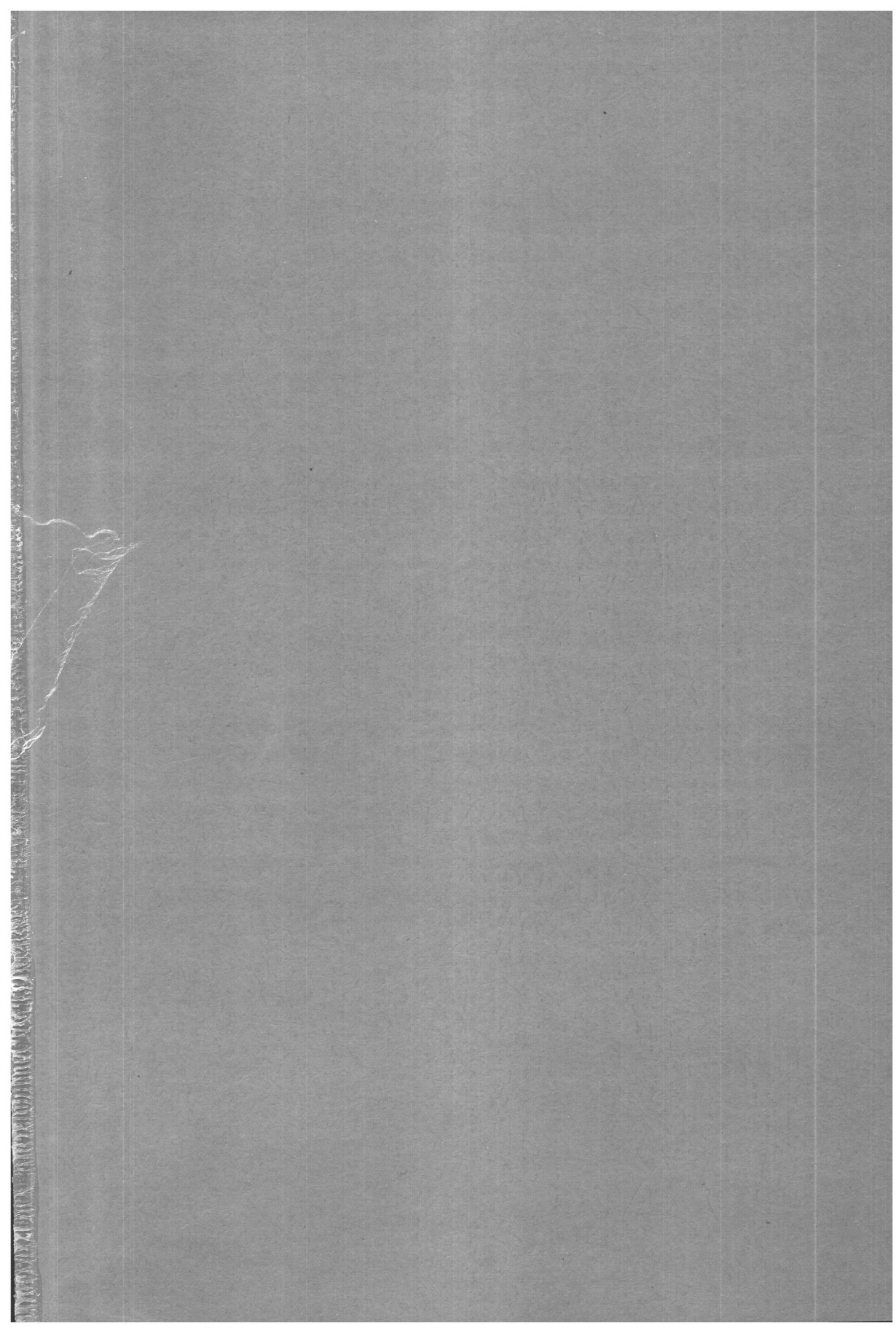
海天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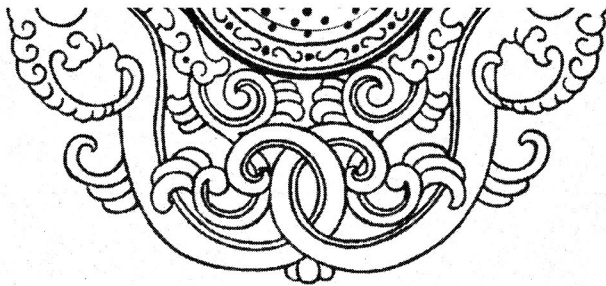


金寻者 著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大唐来风录

之洛阳天摇

DATANG
CHENGHENGJU

金寻者◎著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唐乘风录之洛阳天播 / 金寻者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7-80244-493-5

I. 大… II. 金…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1389 号

作 者: 金寻者

责任编辑: 吴庆庆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xiandaibook.com

电子信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三河腾飞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1000 1 / 16

印 张: 15.75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44-493-5

定 价: 2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录

自序 / 1

第一卷

波澜初起之卷 / 1

第二卷

千里休妻之卷 / 38

第三卷

柳暗花明之卷 / 76

第四卷

前功尽弃之卷 / 119

第五卷

龙争虎斗之卷 / 162

第六卷

洛阳论剑之卷 / 203

自序



武侠是我珍贵无比的童年记忆之一。我是一个对幸福非常敏感的人，当时光流逝，留在我心中的永远是最温暖快乐的回忆。这些记忆在我心中会非常清晰，我甚至能记住当时的味道。

我希望自己能够把心中的感受讲给别人听，让他们也能获得我当时的幸福。所以我永远在向朋友们推荐金庸的小说，为他们讲述当中最精彩的细节。这也是我从小喜欢讲故事的最大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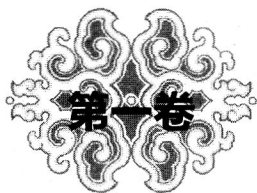
《大唐行镖》的创作和成功让我步入作者的行列，也为我打开了生活的另一扇窗。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机械工程硕士的专业，全心投入到写作之中。因为，讲故事是我生命中的最爱。我希望写出当年金庸古龙前辈曾经给过我的那种感觉。那种一旦翻开书页，就可以彻底离开现实的羁绊，一头扎入书中世界的自由感。

这些年来，武侠失势的呼声甚嚣尘上，强势的媒体和评论员都相继认为武侠的辉煌已经过去。我并不认为是这样，我相信江湖和侠客的记忆仍然深深根植在人们心中，但是这些记忆因为种种原因而渐被尘封，不再熠熠发光。所以，我认为作为一个武侠作者，不求登峰造极的文笔，不求深沉睿智的思想，但求能够擦去尘埃，重新为人们打开通往侠客江湖的大门，让国人童年的记忆重放光芒。

几经艰苦，终于学会开车的我明白了驾车人和乘客的区别。会开车的人看的是车前窗的风景，不会开车的人看的往往是车侧窗的风景。所以驾驶员看到的景色更清晰更深远，他们的神思往往会飞翔在更远的地方。于是我想，在江湖中恣意来去的侠客们是否和凡人也有这一重的区别呢？他们这样的人会组成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江湖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

《大唐乘风录》的创作是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也是为了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江湖，一个以轻功为分水岭的江湖。希望这个新的江湖能够更好地承载读者们的期望和梦想，带领人们重返武林。

在创作过程中，今古传奇武侠版的编辑清欢、李为小、康天毅、神谷、尚桑陌、小柯，社长冯知明为我提出了极为宝贵的修改意见，令我粗糙的初稿最终闪耀光芒。特别是李为小、康天毅两位编辑，他们不仅为我提出了极有帮助的修改意见，而且在我自我怀疑的时候给了我热情的鼓励和支持，让我能够有始有终地完成这部小说的创作。现代出版社的臧永清社长和吴庆庆编辑对此书的出版给予了最大的支持，令其终见天日。在这里，我要由衷地对他们说一声谢谢。



波澜初起之卷

一潭死水起波澜

建功立业在长安，富贵荣华在洛阳，一掷千金在扬州，安度晚年在益州。大唐益州，原为隋朝蜀郡，自隋至今未遭战火袭扰。益州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太平无事，歌舞升平。虽然大唐江湖此刻正值风云动荡，但益州因为先天的安详宁静，从来没有江湖人行走，益州人也没有领略过江湖人掀起的平地波澜。益州官府作为大唐境内最懒散的府衙，已经连续三十年没有处理过重大的刑案。

但是，益州这潭近乎静止不动的池水，就在侯天集离奇暴毙之后，开始翻滚沸腾了起来。

侯天集何许人也，益州的老百姓也许不尽知晓，但是祖思谦的大名却是如雷贯耳。剑南第一富豪祖思谦无论是对平民百姓，还是江湖子弟来说都是一位传奇人物。他十六岁白手起家，成立了在益州的第一座赌坊，自此一发不可收拾，连续在剑南道三十五州建立了一百零八间赌场，日进斗金，着实应了他父母给他起的名字——祖百万。没几年产业就直出益州，挺进中原，范围也开始从赌场延展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然而祖百万身为暴富崛起的豪商，虽然家财亿万，却在益州巨贾的圈子里被人们轻视，鲜有人愿意跟他往来。这也是侯天集能够结交他的原因。他以自己渊博的学识、精湛的技艺和高雅的品位，在结识祖百万之后，立刻为这位大富豪深深钦佩，倚为左膀右臂。

在侯天集的帮助下，祖百万改名为祖思谦，并在益州故园兴建剑南道第一





名园——祖园。这座风格独特的园林沿袭了魏晋南北朝的温婉建筑风格，在豪华富庶的益州之内开拓了一片清幽静谧的园林景观，情致高雅，引人入胜。自祖园建立之后，祖家盛名终于进入了剑南道巨贾之列，周围的豪商巨贾、王侯权臣都以能够一游祖园为生平至乐。

现在这位极受倚重的祖家第一智囊侯大先生暴毙，而且是在三十年无大案的益州，就仿佛平地一声惊雷，将益州人平静的生活完全打乱。

祖家的大把银两第一时间砸在了州官头顶上，强烈要求立刻查处凶手并将其绳之以法。一直闲吃官饷的仵作和捕快被州官火速派遣到案发现场，严令在天光之前必须结案，否则连捕快带仵作一起卷铺盖滚蛋。

侯天集是仰天倒毙在自己的书房之中的。此刻正值夕阳西下，玫瑰色的晚照透过书房的窗户洒在他怒目圆睁却仍不失俊朗的脸上，仿佛一蓬色迹未褪去的血晕。除了气息全无，侯大先生的外貌栩栩如生，就仿佛他只是在做一个无法醒来的噩梦，而不是命丧黄泉。

资深仵作王伯将侯天集的尸体翻来覆去地仔细检查了好几遍，滚滚热汗顺着他的脖颈子一条条滑落，渐渐渗透了他的衣衫。

“怎样？”益州总捕头樊雷关切地问道。

“怪！”王伯叹息一声，“侯大先生面红如紫，怒目圆睁，显见是死于非命。但我彻底检查过他的脖颈、胸肺和背部，毫无绳索捆绑的痕迹。他的周身也干净整洁，看不出任何蛛丝马迹。无论是谁杀了他，所用手法都已经超出了我的所知范围。我怀疑不是山魃夜鬼，就是花妖狐怪。”

“也许他是中风而死，你没想过这个可能性吗？”樊雷好奇地问道。

“你仔细看看他的眼睛！”王伯没好气地说。

樊雷往侯天集大睁的透着怨毒的眼睛看了一眼，立刻感到一阵寒气从脚底直上头顶：“他果然是被人谋杀的。”

“现在怎么办？官老爷说了，天光不结案，咱们都得卷铺盖滚蛋。”王伯担忧地说。

“如果他是被人杀死，这事就简单了。”樊雷仿佛松了一口气。

“简单了？”王伯目瞪口呆地问道。

“是啊，这是典型的江湖仇杀，不归咱们官府管。”樊雷轻松地笑起来。

“江湖仇杀？”王伯似乎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

“嗯；江湖中人杀人手法高绝，就我所知世上足有三十多种掌法、五十多种剧毒可以让人死后全无伤痕。这么玄妙的东西，又怎么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

能够了解的。”樊雷道。

“那怎么办，用这种说法回复衙门也对付不过去啊，官老爷可是要我们结案的。”王伯胆战心惊地说。

“放心，我知道一个人，只要他的帖子递进衙门，无论多么不情愿，官老爷也不得不作罢，将案子转交给他。”樊雷用力伸了个懒腰，“有消息说这个家伙最近就在益州城中恋栈不去。”

“这个人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王伯好奇地问道。

“这个人是整个南五道都知名的江湖捕头郑东霆。”

“噢，名号听起来倒特别响亮，他是江湖上很有名的大人物吧？”

“嘿嘿，像他这样的人物，江湖上一抓一把。不过也只有他愿意耐着性子和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打交道，所以我们都把案子交给他。”

益州最大的赌场龙套头此刻正人满为患。益州城有闲有钱的赌徒像一群群青蝇拥挤在硕大的赌桌前，声嘶力竭地叫嚣着，挥舞着手中的元宝和飞钱，面红耳赤地望着荷官手中决定自己命运的色盅。这些赌鬼中最亢奋的一个，要算赌桌正中据案而坐的青年汉子。此人古铜色的肌肤，炯炯生威的双目，纹路冷峻的瘦削脸颊，匀称健硕的身材，粗一看颇有些佳公子的气质。只是脸上黑黑的眼袋触目惊心，令他看起来一眼大，一眼小，下巴上稀疏散乱的胡茬子，好像田中长了的韭菜，嘴角自然而然地朝下撇着，仿佛看谁都满心满肺不顺眼。堂堂的相貌被满脸阴郁之气一逼，便有些走了型，变成了一番落魄相。

此人一人霸着赌大小的台子，将所有其他的赌徒都赶到一边，偏要和对面年轻美貌的荷官放对。

“你奶奶的，连开二十八把大，我算你有种！”他眉头都拧到了一起，将袖子高高挽到肘后，露出筋骨交结、青筋暴露的健硕臂膀，将手中仅剩的几两碎银朝着小位摆去，昏暗的眼神在这一瞬间神光闪烁，紧紧聚集在荷官的手上，浑身的暮气一散，仿佛重获新生一般精神抖擞。

他对面那位娇美的女荷官朝他不屑地一笑，将三个色子潇洒自如地揽入盅中。

“慢！慢！”这青年汉子双眼一眯，瞳子里闪烁出一丝狡黠，猛然变卦，“你以为我会押小，嘿嘿，我不会再上当了！这次我押大，我就看好你连开二十九把大。”

女荷官理都没有理他，只是轻轻摇了摇色盅，接着掀开盖子。





“一二三，小！”娇嫩的女声回荡在赌场之中。

“你奶奶的，敢耍我！”青年汉子勃然大怒，整个人仿佛被踩到尾巴的老虎一般朝着女荷官扑去。谁知身子刚刚飞起，就被周围四五对早就蓄势待发的健硕臂膀死死揽住，接着身不由己地朝着赌场外移去。

“你祖宗十八代都不得好死，在色子中耍诈，不是英雄好汉！”青年汉子输得一穷二白，语无伦次地怒吼道。

“客官，已经连开二十八把大，总该有开小的时候，为什么你不肯坚持到底呢？”女荷官悠然道。

“你奶奶的算个球，也配教训你郑大爷，老子一个指头就把你弹到傲来州去了，贱人！”青年汉子还待再骂，赌场打手们醋钵大小的拳头已经雨点般招呼在他身上，他的嘴立刻高高肿起，接着整个人被高高举起，腾云驾雾一般摔倒在龙套头赌场前的青石板地上。

“回家抱孩子去吧，输不起就别来龙套头！”赌场打手们辱骂了几句，看也不看他一眼，径自转身走回了大厅之中。

青年汉子在地上艰难地翻了个身，扶着路旁的树木，歪歪斜斜地站起身，用力在地上啐了一口：“他奶奶的，有啥了不起的，下次你就算求大爷我，我也不来！”

就在这时，一个恭敬的声音在身后响起：“郑东霆先生，益州城出大案子了。”

郑东霆来到侯先生居所的时候，侯天集的尸体已经被祖家的家丁恭恭敬敬地摆到了床上，等待这位大名鼎鼎的江湖捕头来鉴定他的死因。

看到这位侯大先生的面容之时，郑东霆仿佛被闷雷震了一下，身子微微一抖，连续后退了几步。看到他吃惊的样子，益州总捕头樊雷连忙问道：“怎么？郑先生，你认出了此人的死因吗？”

“他就是你们常说的侯大先生？”郑东霆瞠目问道。

“正是。”放下诸般事务亲自到场的剑南首富祖思谦接过话头，一脸沉痛地说，“侯先生名讳上天下集，乃是不可多得的绝世之才。他书画双绝，才情无双，智慧高超，我祖家上上下下都受到他的悉心关照。他对我祖家的恩情，我祖思谦恐怕这一世都无法报答了……”

他的话音未落，郑东霆已经伏下身，将侯先生脸上的三绺长须一把扯了下来。

“啊！”王伯、樊雷和祖思谦同时惊呼了一声，对他此举无法理解。

“此人不叫侯天集。他单姓牧，名讳上天下侯，江湖上人送绰号‘圣手’。他乃是……嘿，乃是在下的授业恩……恩师。”郑东霆说到恩字的时候，整个脸孔扭成一团，脖子梗得宛若噎住，好不容易将这个恩字完完整整地吐了出来。

“噢，原来是郑先生的授业恩师，失敬失敬。”樊雷连忙拱手道，“请郑先生节哀顺变，要知道人世无常……”

郑东霆猛地一举手，阻止樊雷继续致哀，仿佛他的话会令自己的情绪崩溃。他左手抱胸，右手抬起捂住嘴脸，用沙哑的嗓音问道：“他是死在床上吗？”

“不，他是死在地板上。”乍作王伯连忙说道。

“是我命家丁将侯，呃，牧先生的遗体放到床上的，我不忍心牧先生的身子一直躺在冰冷的地板上。”祖思谦说到这里，用力挤了挤自己的眼，生生挤出了几滴泪水。

“多谢祖先生的关心，师父就算在九泉之下也会感激您的恩情。”郑东霆转头朝一直在门口伺候着的家丁们一摆手，“你们几个，去把尸体重新摆到地板上。”

“郑先生，你这是何意？”祖思谦不解地问道。

“如果你要我破这件案子，为师父报仇，我就需要知道他的尸体在案发后所处的位置。当然，如果你觉得谁杀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入土为安，你可以立刻把他抬出去埋了。”郑东霆冷冷地说。

“噢，原来如此，我当然希望早日擒拿住杀人凶手，你们快去照郑先生的吩咐做！”祖思谦将肥手一挥，家丁们立刻小心翼翼地将牧天侯的尸体重新放到了地板上。

郑东霆踱了几步，来到牧天侯的书桌前。

“他的书桌从来都是这么凌乱吗？”

“不，不，侯……牧先生的书桌一向干净整洁，从未见过凌乱。”祖思谦道。

“嗯，师父背后中招，身子伏倒在桌案上，然后想要转身察看凶手的模样，但是脚底一滑，从书桌旁滑倒在地，随即气绝身亡。”郑东霆稍微观察了一下书房的环境，立刻下了结论。

“郑先生断案如神，兄弟我一向十分钦佩，不知你可知道凶手所使的是何路武功，为何尸身之上毫无伤痕？”樊雷讨好地问道。

“嗯……”郑东霆看了看自己左首边的墙壁，一眼看到牧天侯悬挂佩剑的挂钩。接着他垂下眼帘，看见静静躺在靠左墙书架旁的剑鞘，“凶手用的是剑”。





“剑？”樊雷、王伯和祖思谦同时张大了嘴巴。

“怎么可能？用剑杀人却毫无伤痕，这简直和魔鬼一样可怕！”樊雷震惊地说道。

“世上只有一种剑法可以做到这一点。”郑东霆弯下腰，一把将牧天侯的尸体翻了个个儿，用手一扯他背后的衣衫，露出他后背部位的皮肤，接着他伸出两只手捏住他的肌肤，往两旁轻轻拨了拨。一丝细细的血水立刻沿着肌肤上被分开的一处极细的伤口汩汩流出。

“噢！”樊雷、王伯和祖思谦不约而同地凑上前，蹲下身仔细看着这细如发丝的伤口，“太神奇了！”

“这是左手剑的伤痕，伤口端端正正在左肺，不可能是右手剑造成的。此人出剑如迅雷闪电，收剑干净利落，师父体内的鲜血根本来不及沾到剑身上，在那一瞬间就涌进了心肺。心肺一胀，堵住了经络，血液便不会涌出体外。再加上伤口极细，所以平常人鉴定不出伤痕所在。”郑东霆淡淡地说。

“这世上竟有人会使这种武功吗？”祖思谦目瞪口呆地问道。

“凶手擅用左手使剑，精通杀人无形的海南乱披风剑法，想来是海南剑派的高手所为。”郑东霆说完挥了挥手，“你们可以把尸体搬到床上供着了。”

“不对，凶手擅用的是右手剑！”就在郑东霆看似已经将案情全部揭晓的时候，一个木讷的声音突然从门口传来。

这石破天惊的话语令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转过头，朝门口望去。

说话的是一位看起来颇显发福的青年人，柳叶细眉，小圆眼，双颊滚圆，鼻如玉柱，下颌浑圆，一张嘴放在普通人脸上完美无缺，而长在他脸上却有些显小，整张脸上窄下宽，颇像一枚放大的水滴。看他身形大概有二十多岁的年纪，很有眉清目秀的俊雅之色，但是脸上却已经有了些无法形容的暮气，眉头不展，愁云深锁，便好似受了十七八辈子委屈的怨妇错投了胎在他身上。他穿着一件油黑的锦绣外袍，却有雪白刺目的衬里，脚上穿着干净到刺眼的白底官靴。他双臂盘在胸前，双手怕冷一般缩在袖中，双脚紧紧并在一起，浑身绷得紧紧的，仿佛有人用无形的绳索把他五花大绑。在他的身前排着两个小厮，正在麻利地用笤帚和簸箕打扫着他面前的地面。

等到地面变得一尘不染之后，此人才迈着谨慎的小方步，慢条斯理地挪到了郑东霆的身边。

“你是谁？”郑东霆皱紧眉头问道。

“啊，郑先生，这是犬子祖悲秋。说起来，你们真的应该好好亲近亲近。”

蒙牧先生不弃，犬子有幸拜在他的门下，至今已经学艺十年。”祖思谦语调中有着父亲对自己子女的得意之情。

“除我之外，还有一个？！你……是我师弟？”郑东霆震惊地问道。

“师兄在上，请受师弟一礼。”神色木讷的祖悲秋机械地朝郑东霆微微躬了躬身。

“师父在你面前提过我吗？”郑东霆皱眉问道。

“请问师父除师兄之外还有几名弟子？”祖悲秋面无表情地问道。

“据我所知只有我一个。”

“那师父确实提过你几次。”祖悲秋说完就迫不及待地扭过脸去，似乎不忍心再去看郑东霆。郑东霆的黄脸顿时一阵紫青、一阵潮红，悲愤、恼怒、窘迫等诸般情绪此起彼伏。

郑东霆转过身去，背对这位突然冒出来的师弟站立，故意咳嗽了几声，沉声问道：“你……你刚才说，呃，凶手擅使的是右手剑？”

“嗯。”祖悲秋简洁地应了一声。

“为什么？从伤口看，他受的伤是在左心之上，入口位置端正，除非凶手隔着墙壁出手，否则他只能用左手剑造成这样的伤口。”郑东霆道。

“同意。凶手的确是用左手剑杀死的侯……呃，师父。但是凶手擅使的是右手剑。”祖悲秋木讷地说。

“理由是……”

“剑鞘落在左手的墙脚。”祖悲秋用手比划了一下，“如果凶手擅使左手剑，他应该用右手取剑，左手拔剑出鞘，右手丢下剑鞘，剑鞘落地后应该在靠右的位置。现在剑鞘在左，说明凶手是用右手将剑拔出，所以我认为他擅使右手剑。”

“但是伤口却是左手剑造成的，难道凶手在行凶的时候还特意将右手的佩剑交到左手，何必这么麻烦？”郑东霆抚摸着下巴喃喃地说。

“只有一种解释。他希望人们相信他是一个擅使左手剑的人。”祖悲秋道。

“嗯，想要嫁祸给海南剑派，或者只是想掩藏自己的形迹。这个世上，能够背后偷袭师父，还有工夫玩这个花样的人真是太少了。”郑东霆摇了摇头，“会是谁呢？为什么要这么麻烦？这根本是多此一举……”

就在这时，祖思谦走到郑东霆身边赔笑说：“郑先生，我已经命人开始布置灵堂，并从逝思堂订了最好的柳州棺木，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待会儿要请令师的尊体移驾别处了。”





“多谢祖先生的妥帖安排，师父九泉之下也必感激不尽。”郑东霆面无表情地躬了躬身，“能否请各位让我师徒单独相处片刻，给我等一点诀别的时间？”

“这是当然，这是当然！”祖思谦用力点头表示理解，立刻招手将在周围伺候的家丁和小厮撤走，自己也识趣地躲出了屋子。

樊雷和王伯趁机凑到郑东霆的身边：“请郑先生节哀顺变。”

郑东霆不耐烦地叹了口气，从怀中取出一张名帖，交到樊雷的手中：“将这张名帖递上去，这个案子就算结了。”

樊雷和王伯如释重负，欢天喜地地接过名帖，忙不迭躬身走出门外。

同门相见恨当初

屋子里只剩下了郑东霆、祖悲秋和牧天侯的遗体。周围的人声渐渐沉寂下来，窗外乳燕的啼鸣一浪高过一浪，愈发显出此刻房间内的安静。郑东霆目光炯炯地望着师父双眼圆睁、死不瞑目的面孔。

“嘿嘿，”他悲愤地冷笑了两声，“名动江湖的圣手牧天侯，居然隐姓埋名躲在江湖人罕至的益州，一躲就是十年。现在的江湖，谁还记得你绝世无双的神功，谁还在乎你执著一生的武学流派！”

“圣手牧天侯？这是我们师父的真正名号？他在江湖上很有名吗？”祖悲秋木讷地问道。

“有名？嘿，试试开宗立派，名动江湖，这样说顺嘴些。圣手牧天侯，提倡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完美派武学宗师。重视招式的起承转合，强调精确到毫厘的出招部位，在他完美的武学世界中，真正无敌的武功只有一种，就是唯一的那一种。”郑东霆喃喃地说。

“噢，”祖悲秋面无表情地点点头，似乎对于这种论调已经很熟悉，“这么说你的确是我的师兄。他经常和我说类似的话。”

“你是指名动江湖那部分还是精确出招那部分？”郑东霆问道。

“两部分都有，不过名动江湖那部分说得比较多。”祖悲秋耸了耸肩膀。

“嘿嘿，耐不住寂寞吗师父？江湖无冕之王牧天侯，只能退隐在风水都静止不动的益州苟延残喘，躲避仇家的追杀。”郑东霆感慨万千。

“既然师父是武学宗师，他还用躲避谁的追杀？”祖悲秋呆滞地问。

“当然是比他还厉害的武学宗师。这件事说起来要追溯到十几年前江湖上